走进“死胡同”的女权主义出路何在

读者来稿

走进“死胡同”的女权主义出路何在

November 21, 2022

走进“死胡同”的女权主义出路何在

读者来稿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女权主义”的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并未走向妇女争取各种权利的运动，却演化成了针对男性的性别战争。一时之间，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种“女权主义”对男性的控诉、嘲讽、谩骂，最终变成了两性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攻击。特色政府却是“渔翁得利”，乘此东风对女权运动进行打压。一场明明具有充分社会基础的运动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

一、 “女权主义”理论的非科学性

运动走进“死胡同”首先是由于其缺乏科学的思想基础。将男性作为斗争对象，是这种“女权主义”理论的实践后果。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上野千鹤子将当代女权主义划分为三种方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激进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激进的女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揭示女性在心理上被塑造为“第二性”的过程，以心理文化的原因来解释妇女屈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其实践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到了这种文化批判的无力，力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分析”来揭示妇女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因而又被称为“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其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指人自身的再生产）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被男性“剥削”，女性的性和生育也被男性控制和支配。这种“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就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市场领域，这种男性的统治又使女性沦为劣等劳动力。由此，女性就“构成了同一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个‘阶级’，所以其阶级敌人是男性。这又意味着实践性的、政治性的结果：（1）女性首先应与男性这一‘主要的敌人’进行斗争；（2）所以为了斗争，应当组成一个只要女性参与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02页）

我们首先看到，这里纯粹是对“阶级”概念的胡乱搬用，而且是用来含糊其辞的。男性怎么就成了女性的阶级敌人？似是而非地讲“物质基础”构成“阶级”，只能哄骗仅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词句联系的人。只要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相对比，就能发现这里的“物质基础”根本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能够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从而形成资本来进行统治，女性的家务和生育“劳动”难道也有剩余以至于能够被男性积累起来以用于统治？不参与交换的家务和生育“劳动”又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的“物质基础”，实在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见，将家务和生育“劳动”作为女性被压迫的原因，是缺乏科学性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不能从家庭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而要到社会生产领域中去找，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其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结果，而非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两性不平等的起源。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私有制的产生，由于最初的性别分工而掌握了生产工具的男性财富不断增多，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为了保障财产为男性的子女所继承，母系氏族就变为了父系氏族，男性在家庭中对女性实行绝对的统治。而当大工业使妇女走入劳动市场，将女性也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实现两性平等的根本出路是争取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平等地位，而不是着眼于变革家庭制度而陷入同男性的争斗之中。

二、“女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内核

尽管“女权主义”的理论并不科学，但仍然具有民主主义的内核。国内的“女权主义”通过虚构男性“阶级”，推崇“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等同男性和家庭决裂的口号，实际反映着女性要求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能彻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这种彻底的平等要求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其并不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男女平等。马克思在谈到妇女和儿童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时解释道：“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453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推动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从而促进男女平等。

但是，资本主义却不能自动实现彻底的男女平等。女性能在何种程度上作为与男性同等的劳动力，取决于女性的斗争水平。为了在社会生产中实现彻底的平等，女性需要去争取保障自身平等权利的种种措施，如保障女性的参政比、家务劳动和抚养社会化、男女共同休产假、提高工资待遇以使家务劳动不同社会劳动相冲突、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消除两性教育差别等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男女平等指数较高的北欧国家，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妇女联合运动争取到了部分成果。但是在我国，由于狭隘的统治基础，专制政府无法容忍群众任何的联合以动摇自己的统治，缺乏政治自由的涣散的群众根本无法同政府和资本开战来争取权利，因此“女权主义”只能提出同男性和家庭决裂的口号，在专制制度留下的狭窄空间中撕咬。但是，与男性斗争是无法获得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生产的那些措施的。女性争取平等的出路在于要联合起来同政府和资本开战，而要想联合起来首先就必然要对抗专制制度。

三、无产阶级对女权运动的态度

列宁曾说：“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52页)因为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无法实行广泛的联合，从而缺乏实现任何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在特色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无产阶级仍然有推翻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的任务，应该支持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同专制制度相冲突的民主主义运动。此外，支持男女平等也有利于促进无产阶级内部两性的团结，保障妇女权利的一切措施也有利于使无产阶级妇女具备更好的条件来参与无产阶级的运动。但是，支持女权运动不意味着要使无产阶级中的妇女独立出

来，无产阶级应该团结在一个组织之中。同时也不意味着接受“女权主义”的理论，对于其理论的非科学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要坚决地进行批判。